

王晓明教授年近古稀,这学期结束后就要荣休,可以彻底放飞自我了。我觉得有点恍惚,时间怎么这么快?四十年前,王老师在华东师大文史楼313教室给我们上课的情形,如在眼前。他语言表达跟不上缜密思想的节奏,讲话快又有点小口吃,听不太清楚,但同学们都不愿意下课。那是一个不分课内课外的时代,45分钟课结束,晚上还有讲座,宿舍里再摆龙门阵。鲁迅研究,新人文论、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当然更有后来的做文化研究、各种诘难争辩和活动,消磨着很多个黄昏。这样的时代令人怀想。

想起我写第一本书的缘起,是王晓明老师和陈思和老师电话中定的。我当时本科刚毕业,在一个远郊的学校里当职员,无所事事,也没写过什么东西。两位学界好友电话三五分钟不到就说定了。我当时都觉得,他们的胆子够大的。那本书写作到后半期,王老师患眼疾不能看东西,我每写完一个重要的章节,就去他家念给

人生自定义

颜萍

这个现实:“思想行为都还不成熟的年纪不会有好结果的。”“青春期需要来自异性的欣赏。”“高中谈恋爱,学习成绩肯定搞不好”……内心的纠结就像麻花在油里炸了又炸,烫手又易碎。这是一个敏感的年纪、敏感的阶段,怎么说、怎么做都有可能引来麻烦。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故事就这样上演了。

前段时间,因为女儿沉迷手机,我和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焦点在“自由和信任”。女儿认为,收手机意味着限制了自由,双方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如果对孩子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基本的自由都不给,还谈什么爱的教育?孩子岂不是你的工具?话糙理不糙。我提出每天限用一小时。女儿不认同。其实,之前也有所限制,但她有突破限制的种种办法,很容易就破解了密码,废除了她的限制软件,或者让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最后等于我的诸般招数“无济于事”。现在,她罪加一条:因为不平等、不信任,所以处处限制,孩子是一台任人摆布的机器吗?一连串的发问让我有些汗颜。最扎心的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灵魂之问。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世界之问”,我一直认同一个观点:人活着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赋予人生不同的意义。既然人生是我自定义的,那我能替代她吗?阻止她恋爱,阻止她的社交?即使绑住了她的手脚,能绑住她的灵魂吗?我们一直把纪伯伦的诗挂在嘴上,“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一直自诩是开明的家长,看起来深谙育儿哲学,可真有事来临时,却无法摆正位置。孩子小时,家长权威还管用,而如今,十八婷婷,羽翼丰满,思维活跃,知识储备远超过你,在信任和自由面前,她力挽狂澜,据理力争。

冷静下来想,我的目的无非是让她心无旁骛地学习。没收了手机,是不是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希望她考个好大学、有个好未来。有了手机就考不上好大学,没有好未来了吗?未来不知,乾坤未定,人生的路需要自己走。于是,我放弃了对手机的管制。还她自由身,给足信任感。至于早恋,我也放弃了纠结。还她一个独立的灵魂。

好在我写下此文的前一个星期里,她告知我分手了。很好,把心各自安放,精彩生活继续。

“最鲁迅”的王老师

雷启立

他听,他和我分析逻辑和材料,给我意见。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全过程育人”或者“售后服务”的另外一种版本。

很多老学生还记得王老师的——一个温暖的忠告:年轻人要注意身体,早餐一定要吃的,可以简单点,一杯牛奶,烘两片面包,两个煎鸡蛋,一个也行哦。为此,他被我们这些吃了他家鸡蛋喝了他家牛奶的没良心的同学们嘲笑了很多年。我的第一件羽绒服是王老师给的,大块的红色与黑色相间,很暖很漂亮,我穿过多年。一次寒假回家,父亲觉得他穿着也很合身,说留下给我吧。

从事教育的人经常说“言传身教”。老话还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们这些学生是有福的。

王晓明老师1977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1979年秋天考取许杰先生和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留

女儿早恋了。离十八岁还有九个月。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内心出现各种对话,试图消化、接纳或者阻止,这个现实:“思想行为都还不成熟的年纪不会有好结果的。”“青春期需要来自异性的欣赏。”“高中谈恋爱,学习成绩肯定搞不好”……内心的纠结就像麻花在油里炸了又炸,烫手又易碎。这是一个敏感的年纪、敏感的阶段,怎么说、怎么做都有可能引来麻烦。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故事就这样上演了。

前段时间,因为女儿沉迷手机,我和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焦点在“自由和信任”。女儿认为,收手机意味着限制了自由,双方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如果对孩子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基本的自由都不给,还谈什么爱的教育?孩子岂不是你的工具?话糙理不糙。我提出每天限用一小时。女儿不认同。其实,之前也有所限制,但她有突破限制的种种办法,很容易就破解了密码,废除了她的限制软件,或者让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最后等于我的诸般招数“无济于事”。现在,她罪加一条:因为不平等、不信任,所以处处限制,孩子是一台任人摆布的机器吗?一连串的发问让我有些汗颜。最扎心的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灵魂之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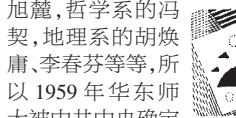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世界之问”,我一直认同一个观点:人活着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赋予人生不同的意义。既然人生是我自定义的,那我能替代她吗?阻止她恋爱,阻止她的社交?即使绑住了她的手脚,能绑住她的灵魂吗?我们一直把纪伯伦的诗挂在嘴上,“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一直自诩是开明的家长,看起来深谙育儿哲学,可真有事来临时,却无法摆正位置。孩子小时,家长权威还管用,而如今,十八婷婷,羽翼丰满,思维活跃,知识储备远超过你,在信任和自由面前,她力挽狂澜,据理力争。

冷静下来想,我的目的无非是让她心无旁骛地学习。没收了手机,是不是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希望她考个好大学、有个好未来。有了手机就考不上好大学,没有好未来了吗?未来不知,乾坤未定,人生的路需要自己走。于是,我放弃了对手机的管制。还她自由身,给足信任感。至于早恋,我也放弃了纠结。还她一个独立的灵魂。

好在我写下此文的前一个星期里,她告知我分手了。很好,把心各自安放,精彩生活继续。

好在我写下此文的前一个星期里,她告知我分手了。很好,把心各自安放,精彩生活继续。

校任教。2000年受聘上海大学,创建文化研究系,但在华东师大带学生上课一直到2009年。如此算来,王老师在华东师大学习和工作超过30年。华东师大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是在1924年成立的大夏大学和1925年成立的光华大学以及1879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的部分系科,这两个半前身大学基础上成立的。成立之初名师云集,在中文系任教的就包括许杰、施蛰存、徐震堃、徐中玉、钱谷融,还有历史系的吕思勉、陈旭麓,哲学系的冯契,地理系的胡焕庸、李春芬等等,所以1959年华东师大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16所大学之一,并且是其中特别以人文学科见长的新中国重要高校。王老师是恢复高考后著名的77、79级那批大学生、研究生。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华东师大的中文系不仅因为复出的老先生们厉害,更因为那批学生和青年教师了得。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研究鲁迅、郁达夫,搞史科学、语言学、文字学,一大群人,加上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才俊们,争先恐后竞相发力,使得华东师大中文系和人文学科,以及整个华东师大声誉再起。



前几天看到一篇微信公号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华东师大就读的作家李洱接受采访,说到他写作和人生是怎么打下的底子:华东师大中文系,当年聚集了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等一众非常开明的先生。王晓明、许子东、夏中义等留校任教后,也给本科生上课。“王晓明老师讲鲁迅、沈从文、张贤亮,许子东讲郁达夫和王安忆”,给学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们那时候不知道,知道了大概也不会太

要看到市场的导向。这就像列车在两条轨道之间运行,向前行进。这其中,一条轨道是个性,另一条是市场。早在2008年、2009年我就开始做多媒体音乐会,那时还不多见。一开始确实会有反对的声音,认为两头不讨好。但对于新事物,无论



在我们圈子里有一句话叫“听交响,到东艺”。其实,这就很能说明一点: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音效是非常出色的,他们也通常是乐团演出的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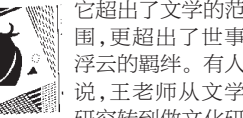
我个人在东艺也有过不少演出经历。印象比较深的是2015年在东艺的多媒体音乐会“寻找村上春树”。记得那是“上海之春”中的一台演出,最后还得到了“最佳创意奖”。东艺的声场自然是毫无疑问地出色,不过东艺作为音乐厅并不是为了多媒体的灯光、舞美等内容设计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放置了许多灯光器材,与台上村上春树的光影相配合,结果的呈现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多媒体音乐会是一种跨界。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年龄的“老演员”,我对上海的演出市场是有所了解的。艺术家需要有个性。但同时你不能一味执着于自己的个性,还

除了上台表演,我还常常会

在意1959年的16所之一,但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是我们的唯一。王晓明同学和王晓明老师等人就是使得华东师大成为那个时期,16所之一和很多人心目中唯一的重要贡献者和重要的传承者和光大者。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和作为,为华东师大在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中兴,为华东师大成为今天的华东师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十五年前,王晓明老师离开华东师大到上海大学,成为一个事件。究其实,正如陈思和老师所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晓明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他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比对文学的爱好更高的理想和志向,这个要求使



它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更超出了世事浮云的羁绊。有人说,王老师从文学研究转到做文化研究,是一次重要的学术转向。但是,他的理想和志向,决定了他背后的思想和问题意识,与他当初研究鲁迅、研究现当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阅读的材料发生了变化,写作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又或者是阅读对象本身以及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而他的关心是一贯而且更为深刻的。当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后,有人看到了,写写叫作文化研究的文章转身上岸,有的为我所用把“文化研究”“作为理论和方法”,更多的是围观。王老师是既然“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墓碣文》),借王老师自己的话说:那“尽管明知力弱,也总得奋身出言……我又岂能自限于文学的世界之内?”(《半张脸的神话》)。这真是“最鲁迅”(倪伟语)的。所以,当之前并不熟悉的钱伟长校长、方明伦书记、周哲玮校长等理工科出身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与他对于当代社会的问题、大学责任有着共同的理解,并在工作上实质性支持的时候,一介书生想要下场做



朋友一起结伴去东艺看演出。比如前几天刚刚在东艺看了上海爱乐乐团带来的《探索俄罗斯》,直面普罗科菲耶夫与肖斯塔科维奇的艺术交锋。我记得去年还去东艺看过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出。不得不感叹,上海的古典乐演出氛围真的很好,比肩东京、柏林等城市。其实也不奇怪,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上海作为东西方各种文化长期交融的城市,有底蕴,有基础。其次,我们有那么多新兴的,以及充满历史感的音乐场所。东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一起为我们这座城市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为爱乐人编织美好的艺术绮梦。

上海古典乐的将来,会更好。相信他们会把握时代的脉搏,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典。请看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宋思衡

国内还是国外,都需要时间去接受。“村上”是第三部,效果还不错,记得当时东艺也是满座。

来到东艺演出,更多场次是与交响乐团一起来。比如和上交、杭州爱乐、歌剧院等,所以在这里弹协奏曲的机会更多。2022年,我还在这里有一台《音乐日记》的独奏,演出的都是自己的作品。

除了上台表演,我还常常会

第七弦在校音时爆断,早上送修。

查看导航地图,一路红灯警示。放弃开车,改坐地铁。抱着古琴,像抱着木头人,地铁里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路引人注目。出大源站,坐直梯,过马路,进小区,坐电梯,我们上到27楼。

门开,“毛老师好!”一位戴眼镜的老者,笑脸相迎:“你们挺准时啊,快进来,换鞋套就行。”踏到屋里,毛老师引我们上木楼梯,在一间小琴房坐下。他揭开烧水按钮:“我们先喝会儿茶。”等水开,毛老师侃侃而谈,说学琴好啊,我是退休后自学古琴,等会儿还有琴友来。喝了两大杯大红袍,他带我们去屋顶花园。

想不到钢筋水泥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葱茏静谧的世界:一百二十盆兰花,他说花开的时候,很香。有绿梅,梅子青而大。凌霄花爬满一面墙,翠叶挺阔。紧挨凌霄花的蔷薇,已高出院墙,长成蔷薇树,花量惊人,每朵花都是被养得很好的样子。墙角芭蕉青绿,下有太湖石。莲有四盆,花色两种,小莲叶已亭亭如盖。廊亭上,七里香刚开过,“很香,就是花期太短,只有七天。”墙面

点事情、力所能及地改变状况的冲动,就什么也挡不住了。

这个“挡不住”里,有超越个人和具体单位的大格局,有信任与承诺,都不可辜负。于是,王老师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是二十五年,过程中千难万难,外界的纷纷扰扰,个人得失,我想王老师都知道,但都当不知道;都想过,但都略过。甚至,大学承诺的待遇(在当时看来也算礼遇)都摺在一边——在我们这些农村伢子看来真是“幼稚”。于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就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成为海内外从事文化研究的工作,以及受惠于文化研究作为理论和方法的文学、历史、教育、社会学、艺术等学界朋友一直念叨的标杆性存在。也因此,王晓明教授的荣休演讲,海峡对岸文化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台湾清华大学陈光兴教授要专门飞过来,二十五年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义工教授老朋友们专门跑来。我理解,不只是因为老朋友王晓明老师,更由于艰难、重要的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了不起的工作。

向这样怀着大格局的“幼稚”而执拗的王老师致敬!祝贺我们的王老师回到师大三村!

朋友一起结伴去东艺看演出。比如前几天刚刚在东艺看了上海爱乐乐团带来的《探索俄罗斯》,直面普罗科菲耶夫与肖斯塔科维奇的艺术交锋。我记得去年还去东艺看过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出。不得不感叹,上海的古典乐演出氛围真的很好,比肩东京、柏林等城市。其实也不奇怪,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上海作为东西方各种文化长期交融的城市,有底蕴,有基础。其次,我们有那么多新兴的,以及充满历史感的音乐场所。东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一起为我们这座城市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为爱乐人编织美好的艺术绮梦。

上海古典乐的将来,会更好。相信他们会把握时代的脉搏,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典。请看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我与“蝴蝶兰”

责编:华心怡

有一排新发的竹节,“今年吃过好几斤竹笋”。柿子树,“一年要结好几十个柿子,有这么大,”他双手捧着,有碗口一般,都三三五五,散给来访的人。

也就是这个不大的花园,设有斫琴室和梅伴亭。“来来来,这里还有。”原来屋顶花园沿着楼梯再往上,还有一方种菜的地,藿香精神抖擞,番茄已结青果,南瓜藤的每片叶子,都是用力撑开的绿伞。

走在这样的花园,像直接进了一个人的内心。有点突然,但好像也很自然。“你们也喜欢花花草草啊。”他并不像70多岁的人,或者这是我见过的理想的老人的状态,没有孤独感,少有人气,扎扎实实地生活着。“我以前在军工企业……”回到小琴房,他一边换弦,一边聊天。修好,校音,兴致仍浓,他略略正了正身,手在琴上,一个音在手上,或漫开,或轻飞,我好像可以随时抓住每一个音。这是一曲不期而遇的《良宵引》。

一个上午,我好像遇见一个人的——一生。



风光好(中国画) 晓来 晓来池上风光好, 并井莲花泥露开。

今年的梅雨天比往年提早了些许时日。趁雨天凉爽,我提议到家门口的朱家角古镇走一走。

“江南水乡千般好,最美朱家角。”入了古镇,方能领悟明代诗人徐渭的心中感慨。雨丝忽急忽缓,弹拨千年流水。由浅入深的绿,在青瓦白墙间,抒写悠悠古韵。缓缓而过的乌篷船上,哼着非遗田山歌的艂公轻摇船桨,船上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用手中相机快速留下独具江南风韵的雨中古镇景象,不知不觉,却成了岸上游客眼中的风景。

自明万历年间正式建镇的朱家角,作为上海明清风格保留完整的开放式古镇,三十余座古桥横跨古今,一千余栋民宅临水而建,九条老街依河绵延。位于古镇中心的五孔石拱放生桥上,几株于石缝中顽强生长的石榴树,历经400余年风雨,为每个夏日举起红彤彤的灯盏……风抚湖面,雨落心间。梅雨中的朱家角,以诉不尽的江南诗情,吸引了全国各地游人前来,亦成为诸多外国游客入境打卡之地。

在非遗集市观赏了稻草编制和土布农民画,到非遗美食品鉴区吃一块甜糯绵软的海棠糕,再往课植园看一场实景昆曲《牡丹亭》,到大清邮局喝一杯去冰拿铁。走累了,找一家临河饭店靠窗坐下,点一壶清凉的青柠茶,要一份六月黄炒年糕、红烧鲫鱼、银鱼跑蛋、蒜蓉茼蒿菜。窗外雨落湖面,开出一朵朵白莲,尽显古镇清凉、深邃的夏日意韵。

记得多年前的夏日,我们与友人相约,在朱家角看一场雨,预先订了两间沿河民宿住下。晨起推窗,仿佛进入童话之境:雨落夏日,泛着涟漪的湖面恍若盛开着一朵朵白莲。湿漉漉的古桥,缓缓划过的乌篷船,余音袅袅的昆曲、沪剧、评弹,小院盛开的月季花墙,因为一场如约而至的雨,一时之间,仿佛走入唐诗宋词中,惊艳了夏日时光。

喜欢夏日之雨,可以突然而至,可以潇洒转身,缱绻中带着轻松、随意,像极了生命之中不期而遇的惊喜,令人措手不及,却又满心欢喜。

夏日到朱家角来看雨,看雨中的朱家角,洗尽铅华,显露质朴的江南风骨,看青砖黛瓦氤氲着水汽,看小桥流水晕染的诗意,看深浅交错的嫩绿翠绿,看雨打连叶织出天际。

夏日到朱家角来看雨,看一场夏日的雨,蘸一抹时光深情,抒写古镇新韵;看一场夏日的雨,唯美了流动的光阴。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